# 殊域周咨錄

# 殊域周咨錄卷之十七

行人司行人刑科右給事中嘉禾嚴從簡輯
揚州府學訓導長洲彭天翔
江都縣學訓導華容王三汲校

## 韃靼

永樂元年棄興和洪武末調大興衛左所來守興和是爲興和所至是以興和無援置移宣府鎮城或問興和之所以棄曰余聞之土人云國初有新興伯譚某者鎮守興和嘗出獵守備王渙候

之郊中酒爲伏虜所縛因脅其從人乘昏呼門守者不察納之城遂陷今考

成祖北征每駐興和而所卒不復豈以其孤絕難守鑒漁事邪然自是遂失興和矣

上遣使諭韃靼可汗鬼力赤（繼坤帖木兒立者）曰元運既衰

皇考太祖皇帝受天明命撫有天下朕

太祖嫡子奉藩于燕恭承天眷入繼大統嘉與萬邦同臻安樂比聞比地推奉可汗正位特差指揮朶兒忱忽等賫織金文綺四端往致朕意今天下大

定薄海內外皆來朝貢可汗能遣使往來通好同爲一家使邊城烽堠無警彼此熙然共享太平之福豈不美哉并遣勅賜虜太師右丞相馬哈兒暨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諭以遣使往來之意虜寇遼東三萬衛遼東都指揮沈來匿不以聞

上以欺蔽誅之命兵部榜諭天下鎮戍武臣凡有盜賊及虜寇聲息不奏者罪如之（國初治邊臣欺蔽其法甚嚴如此）

諭寧夏總兵官都督何福等曰寧夏多屯所虜猝

至時恐各屯先受掠可於四五屯內擇一屯有水草者四圍浚濠廣一丈五尺深如廣之半築土城高二丈開八門以便出入旁近四五屯輜重糧草皆聚於內無事則各居本屯耕牧有警則驅牛羊入城固守以待援兵至則寇無所掠其攻取戰守之策爾輩其深思之此即堅壁清野之策近御史曰邊鄉屯聚皆當遵此

有言甘肅總兵官宋晟擅竊威權事多專制

上諭侍臣曰任人不專則不能成功况大將受邊寄豈可盡拘文法今當明與晟言使之釋疑勅晟曰

前者御史言卿專擅此言官欲舉其職夫爲將不專則功不立朕既付卿以閫外之寄事有便宜即行而後聞自古明君任將率用此道忠臣事君亦在推誠朕知卿有素委以重任彼雖有言卿勿置意但盡心邊務以副朕懐　陳瑛等劾奏駙馬都尉梅殷畜養亡命出入其家者八十餘人又私匿韃靼人又與女秀才劉氏造爲邪謀乞正其罪
上曰梅殷朕自處之因命戸部考定公侯駙馬伯應得儀仗戸及從人数以聞命錦衣衛執殷所匿韃

鞑人送遼東後殿被盜所殺　甘肅總兵官宋晟
奏以急之邊儲乞不爲常例無分官民令於甘肅
衛倉中納淮浙鹽庶邊儲易充從之
上以天下屯田積穀寧夏最多皆總兵何福勤於用
心所致又以福請更定屯田賞罰爲經久之計降
勅奬諭之　遣書諭趙王高燧曰朕居北京二十
餘年每有邊報但令謹守地方未嘗遣人輕出告
中山武寧王開國元勳亦惟嚴守邊境防愼出入
故無敗失凡遇警急但令嚴固守備勿輕出兵

遣忽都帖木兒荅剌罕齎勅諭兒力赤部下阿魯
台曰曩者丑閭回言爾聦明識天命有歸誠之心
近忽都帖木兒至又言爾毋子同心自古名世之
臣懷先見之明者能審時宜識去就如王陵陳平
去楚歸漢尉遲敬德李靖舍隋歸唐曹彬潘美安
身事宋此數人者皆知天命去留之幾是以功成
名遂福及子孫況爾明達不下古人既知天命所
在則當決之趍吉避凶就安去危在此一舉他日
進退兩難雖悔莫追爾宜審之仍賜阿魯台織金

文綺二端改北平行都司隷後軍都督府徙于保
定　命郡王高煦往開平操備後太白出昴比遺
書諭高煦曰仰觀乾象當知所省占書云金星出
昴北北軍勝金星出昴南南軍勝今欽天監奏金
星出昴北而我軍在南宜益加慎不可忽畧

按

太祖因天厨入紫微而有邊寇之勅成祖因金星出
昴北而有加慎之諭盖二祖之備胡每以天象
爲占其留意周密如此今之邊將其果有知天

文者乎宜其制勝之不如昔也然成祖之命高
煦往開平操備亦因其前在燕有功故重委之
耳而不虞高煦乃因有奪嫡之志也
二年移萬全右衛于德勝口　三年置鎮守總兵官
佩鎮朔將軍印駐宣府專總兵事于是宣府稱鎮
六年置巡撫大同都御史史仲成始任　故元宗
室本雅失里立初虜主坤帖木兒被弒鬼力赤立
以非元裔部下叛殺之阿魯台爲太師代領其衆
至是迎立本雅失里瓦剌三酋馬哈木等不附與

阿魯台相讐殺乃皆來貢詔封馬哈木爲順寧王
太平爲賢義王把禿孛羅爲安樂王後馬哈木死
命其子脫歡襲封順寧王　七年遣給事中郭驥
賫書諭虜主本雅失里通好爲所殺　置鎮守大
同總兵官珮征西前將軍印駐大同江陰侯吳高
始任于是大同稱鎮
命淇國公丘福爲征虜大將軍武城侯王聰同安侯
火真爲左右副將軍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爲
左右參將率師征本雅失理　甘肅總兵何福奏

韃靼脫脫卜花等各率所部來歸今止於亦集乃
上遣楊榮齎勑諭福曰脫脫卜花等既來而止於亦集乃遲回日久或致生變爾可與楊榮計度從長行事須斟酌權宜處之務在得當　八月丘福等率將校千餘人至臚朐河獲虜一人福飲勞而詢之言本雅失里知大兵至惶懼欲北遁去此可三十餘里福喜曰當疾馳禽之是時官軍未集諸將皆曰恐虜遣此人誘我且駐兵俟諸軍俱至而後擊之毋墮虜計福不從今所獲者為嚮道率衆直

薄虜營每戰虜輒佯敗引去福銳意乘之李遠曰
孤軍深入虜故示弱誘我進必不利莫若結營自
固以待我軍畢至王聰亦力言不可福皆不從諜
遣火真使虜營假言求和自率騎繼之火真猶豫
未决福厲聲曰不從命者斬乃先馳馬麾士卒行
控馬者皆泣下諸將不得已與之俱行虜衆奄至
李遠王聰率五百騎突虜陣聰戰死遠馬蹶被執
罵不絕口而死福與火真王忠爲虜所執俱死之
九月遣書諭

皇太子曰比遣丘福等率兵北征皆沒於虜辱國如此若不再舉殄滅之邊禍未已來春決意親征凡國家之事爾當慎重不可忽也時太子留守南京

上親征虜酋本雅失里詔告天下命湖廣楊榮金幼孜扈從命夏原吉輔皇長孫留守北京車駕發北京 三月駐蹕鳴鑾戍瓦剌順寧王馬哈木遣使貢馬謝恩賜綵幣襲衣

上大閱誓師次凌霄峯登絕頂望漠北顧胡廣等曰元盛時此皆民居今萬里蕭條尚敢倔強果何所

恃哉進至清水源其地水皆鹹苦不可飲人馬皆
渴忽有清泉湧出
上命取嘗之人馬給足賜名神應泉　進次玄石坡
製銘勒于立馬峯之石銘曰惟日月明惟天地壽
玄石勒銘與之悠久進至斡難河元太祖始興之
地也本雅失里率衆拒戰一鼓敗之本雅失里棄
輜重牲畜遁去下令班師至靖虜鎮阿魯台復來
戰
上親率鐵騎敗之次擒胡山勒銘曰瀚海爲鐔天山

爲銘一掃胡塵永清沙漠又次清流泉勒銘曰於
鑠六師用殲醜虜山高水清永彰我武
上在軍中每日暮中官請進膳
上曰軍士未食朕何忍先飽乎次開平宴勞諸將士
上曰朕久素食非乏肉也但在塞外念士卒艱苦豈
能甘味故寧已之　車駕至北京何福懼罪自殺
按北征錄曰六月九日發飛雲壑虜列陣以待
上勑諸將嚴行陣虜僞乞降
上命取招降勑授之俄而左哨接戰至爲龍口虜擁

衆犯
御營都督譚廣以神機營兵直衝其陣敗之追奔十餘里
上親逐虜于山谷間復大敗之虜棄輜重彌望牛羊狗馬遍滿山谷廣驍將也每用爲前鋒此北伐之初觽也此時虜尚能師所謂列陣詐降是已
九年阿魯台遣使來納欵且請諭女直吐蕃諸部屬其約束
上問黄淮淮曰虜使各心則易制若併爲一則難圖

此實其姦謀不可聽乃詔却之勅阿魯台無以丘
福事懷慮漢呼韓邪唐阿史那社爾受享顯爵福
及子孫爾宜效焉特賜爾毋子金幣諭意尾剌三
酋共廢本雅失里而立答里巴貢使亦不至　十
二年議親征瓦剌命安遠侯柳升將中軍武安侯
鄭亨寧陽侯陳懋領左右哨成山侯王通都督譚
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等為前鋒　三月設
隆慶州并永安縣隸北京行部隆慶古縉雲氏所
都之地金置縉山縣元仁宗生於縣東改為隆慶

州國初移其民入關内州遂廢至是以其路當要衝土宜稼穡改為隆慶州又設永寧縣隷焉以有罪當遷謫者實之 庚寅車駕發北京皇太孫從行

上謂侍臣曰朕長孫聰明英睿勇智過人今躬歷行陣知用兵之法且見將士勞苦征伐不易又謂胡廣等曰每日營中閒暇爾即與講說經史文事武備不可偏廢車駕至撒里怯兒之地虜酋答里巴及馬哈木三酋率衆逆戰

上麾柳升等發神機銃砲斃賊数百人親率鐵騎擊
之虜大敗殺其王子十餘人斬虜首数十級餘衆
敗走
上還帳中皇太孫入見叩首稱賀
上曰此虜尚未還夜中尤須慎防遲明追撲之必盡
殲乃已太孫對曰天威所加虜衆破膽矣請不須
窮追宜及時班師從之班師駐蹕三峯山之西南
阿魯台遣所部都督來朝命中官王安齎勅往勞
之賜米百石驢羊各百頭馬哈木亦遣使貢馬謝

罪　勑寧夏鎮守陳懋曰尾刺使者言馬哈木虜

阿魯台與中國和好將爲已害擬今冬襲之斯言

雖未可信然吾邉境須有備無患大抵禦寇之法

勿輕與戰但堅壁清野此最上策也勑大同開平

遼東守將皆如之

按北征録曰六月七日發倉崖峽次急蘭忽失

温虜酋荅里巴同馬哈木太平把秃孛羅掃境

來戰四集高山可三萬餘

上躬環甲冑帥官軍精鋭者擊之諸軍繼進火銃四

發寇潰棄馬走奔集山巔將暮復命精銳前突繼以火銃虜大敗號慟宵遁遂名其地曰殺胡鎮十一日出峽餘虜復聚峽口諸軍仍以火銃擊走之十七日阿魯台遣頭目數十人詣軍門朝見賜勞回沙城即元中都此北伐之再駕也葢此時虜尚能陣所謂四集山巔是也聞之土人是役也我兵每以火銃取勝由此中國益重神器云

駕次黒山峪勅太孫以班師告天地宗廟社稷遂

頒詔天下　秋七月駐蹕宣府至沙河皇太子遣
兵部尚書金忠指揮使楊義奉表迎鑾迎使來緩
且奏書失辭曰此輔導者之不職遂徵黄淮等淮
先至下獄後二日楊士奇及司經局正字金問至
上曰士奇姑宥之朕未嘗識金問何以得侍東宮命
法司鞫之已而親召士奇問東宮事士奇叩首言
殿下孝敬誠至凡所稽遲皆臣等之罪
上悦而罷於是行在部院諸司交章奏士奇罪不宜
獨宥乃下錦衣衛繫之未幾特宥復職

上至北京御奉天殿受賀大宴群臣及從征將士詔
禮部議功賞　二十年阿魯台數寇邊時議北伐
廷臣方賓等以爲宜先養民賓復言粮儲不支遂
召問戶部尚書夏原吉對曰僅及將士之費不足
以供大軍即命原吉至開平稽視軍餉至則具奏
與賓同且言聖體多疾不宜出塞
上怒急召原吉還賓懼自殺原吉繫内官監籍其家
大理寺丞鄒師顏嘗署戶部并繫之命英國公張
輔等同六部官議北征餽運先是阿魯台爲尾刺

馬哈木等所敗窮蹙日甚以其部落奔竄而南奉

表稱臣貢駝馬

上曰虜性黠詐勢窮來歸非其本心然天地之仁發育而已豈有所擇哉遂納貢使詔封阿魯台爲和寧王母妻皆爲夫人賜金帛俾仍居漠北阿魯台感恩遣其子來朝貢馬數年生聚蕃富復前孛其貢使歸往往就途刼掠朝使至彼或恣慢侮拘留之至是大寇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親征之議遂决告於天地宗廟社稷遣官祭旗纛太歲

風雲雷雨等神及祭居庸山川　辛巳駐蹕雞鳴
山虜聞親征遂夜遁諸將請急追之
上曰虜非有他計能譬諸狼貪一得所欲急走追之
徒勞少俟草青馬肥道開平踰應昌出其不意直
抵窟穴破之未晚次龍門戍卒言虜遺馬二千餘
匹於洗馬嶺勅宣府指揮王禮盡收入城次雲州
閱兵顧謂侍臣曰今從征之士若不閑習何以禦
敵兵法以虞待不虞者勝又曰設備於已失之後
者非上策朕所以慎重而不敢忽也　五月端午

節次獨石賜隨征文武群臣宴度偏嶺命將士獵

於道傍山下

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士卒隨朕征討道中惟畋獵

可以馳馬揮戈振揚武事作其驍勇之氣耳

金幼孜扈獵詩曰羽士如林亦壯哉長風萬里

蹴飛埃琱弓射鴈雲中落錦臂韝鷹馬上來絕

壁重重圍網近高峯獵獵豎旗開從臣載筆長

揚裏譾薄慙無獻賦才

大閱謂諸將曰兵行如水水因地而順流兵因敵

所作勢水無常行兵無常勢能因敵變化取勝者謂之神今先使之習熟行陣猝遇寇至麾之左則左麾之右則右無往不中節矣　戊辰觀士卒射一小旗三發皆中賜牛羊各一鈔二錠銀碗二

上曰賞重則人勸是日

上親製平虜三曲俾將士歌以自勵召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寧陽侯陳懋隆平侯張信應城伯孫亨等令就營中馳射

上親觀之惟輔升懋連中餘或半中孫亨不中被罰

罷其領兵之任張信托病不至降充辦事官發隰寧次西凉乃故元往來巡遊之所
上望其頹垣遺址樹木鬱然曰元氏創此將遺子孫爲不朽之圖豈計有今日可以爲殷鑒矣因下令禁軍士斬伐樹木次閱安下令軍中牧放樵採皆不得出長圍之外時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建左哨右哨左掖右掖以總之步卒居內騎卒居外神機營在騎卒之外長圍又在神機營之外圍各周二十里

上諭諸將曰卿等嘗從朕征討百戰成功試言今日驅除此寇之策諸將叩頭言臣等淺陋惟成算是

命

上曰兵法云多筭勝少筭不勝盖用兵之際智在勇先不可忽也馭衆之道固須部伍整肅進退以律然必將帥撫士卒如父兄於子弟則士卒附將帥亦如手足之捍頭目上下一心乃克有濟至於同列尤須和協一隊當敵則各隊策應左右前後莫不皆然譬如同舟遇風齊力以奮波濤雖險靡不

獲濟爾等勉之　發威鎮次行州命戶部以山西河南山東所運糧六萬餘石儲於山海次咸遠川開平報虜復攻萬全諸將皆請分兵還擊

上曰不然此詐謀也虜慮大軍徑擣其巢穴故爲此牽制之術不足慮也次殺胡原前鋒都督朱榮等獲阿魯台部屬送御營備言車駕親征阿魯台舉家惴慄其母及妻罵曰　大明皇帝何負爾必欲爲逆天負恩事阿魯台盡棄其馬駝牛羊輜重於闊欒海與其家屬直北遁矣

上曰此黠虜或挾詭謀示弱以誤我不可不嚴備前
哨繼獲虜部曲驗其果遁乃召都督朱榮等還發
兵盡收虜所棄牛羊駝馬焚其輜重
上曰朕非欲窮兵黷武虜爲邊患驅之足矣將士遠
來亦宜休息遂命旋師　阿魯台弑其主本雅失
理自稱可汗　尾刺脫歡攻阿魯台敗之　虜中
有來降者言阿魯台將犯邊
上召諸將諭曰去秋此寇犯輿和朕率師擣其巢穴
其窮亦甚矣今以朕既得志必不復出故萌妄念

朕當率兵先馳塞外以待之虜不虞吾兵已出虜
輕肆妄動我因其勞而擊之破之必矣諸將皆曰
善是日命柳升陳英將中軍鄭亨張輔等將左右
軍陳懋等將前鋒先馳攻之　車駕發宣府次沙
嶺賜諸將內廐馬次萬全兵民有進馬牛瓜等物
者命倍時值酬之　虜中阿失帖木兒古納台等
率其妻子來降言阿魯台今夏為脫歡所敗部落
潰散無所屬今若聞天兵復出必疾走遠避豈復
南向命賜酒饌衣服以二人為正千戶　陳懋等

以韃靼王子及其部名王也先土干來降陳懋引
見土干遙望天顏尚有懼色
上命稍前曰華夷本一家豈有彼此封爲忠勇王賜
姓名金忠并誥命鐵券玉帶又以其甥把台孛賚
土干歸順封爲都督賜冠帶織金襲衣左右皆賛
上功德之盛
上曰昔唐突厥頡利入朝太宗有矜大自得之意朕
所不取惟天下之人皆遂其生邊境無虞兵甲不
用斯朕志也　初金忠來歸屢請討阿魯台願爲

前鋒自效

上曰兵豈堪數動朕固厭之矣忠曰雖天地大德無

物不容其如邊人荼毒何時可已

上曰卿意甚善但事須有名姑待之是日邊報阿魯

台入寇召公侯大臣計之且告以金忠之意群臣

奏曰忠言不可拒逆賊不可縱邊患不可坐視用

兵之名不得避也惟

上決之

上可其奏即日勅緣邊諸將整兵以俟 駕次開平

上召大學士楊榮金幼孜至幄中諭之曰朕昨夕三
皷夢有若世所畫神人者告朕曰上帝好生如是
者再此何祥也豈天有意此寇屬乎榮對曰陛下
好生惡殺誠格於天此舉固在除暴安民然火炎
崐岡玉石俱燬惟陛下留意
上曰卿言合朕意豈以一人有罪罰及無辜即命草
勅遣中官伯力歌及所獲胡寇齎往虜中諭其部
落曰往者阿魯台窮極歸朕朕待之甚厚朕何負
於彼而寇掠不止朕體上帝好生之仁亦猶冀其

或改自新也今王師之來罪止阿魯台一人其所
部頭目以下悉無所問有能敬順天道輸誠來朝
悉待以至誠優與恩賚毋懷二三以貽後悔　次
長樂鎮楊榮金幼孜侍
上曰漢高祖過栢人慮迫於人今朕至長樂思於天
下同樂何時而庶幾也榮等對曰陛下聖志如此
天必助順矣　次清鎮即元之應昌路是日兩重
車皆在後
上諭諸將曰輜重者六軍所恃以爲命兵法無輜重

無糧食無委積皆危道曹操所以屈袁紹者先盡
其輜重今諸軍皆至而重車在後爾等獨不遠慮
耶遂命分兵接之　次天馬峯復行数十里陳懋
等遣人奏臣等已至答蘭納本兒河彌望荒塵野
草虜隻影不見疑其遁已久矣
上遣張輔王通等分兵山谷大索仍命懋及金忠前
行覘賊　次連秀坡陳懋金忠引兵抵白邙山咸
無所遇以糧盡還張輔奏願假臣等一月糧率騎
深入罪人必得

上曰今出塞已久人馬俱勞虜地早寒一旦有風雪之變歸途尚遠不可不慮楊榮金幼孜言是卿等且休矣　次清水源道傍有石崖高數十丈命楊榮金幼孜刻石紀行曰使後世知朕親征過此也

次翠微岡

上御幄殿憑几而坐

上顧問內侍海壽曰計程何日至北京對曰八月中可至

上頷之既而諭榮幼孜曰東宮歷涉年久政務已熟

還京後軍國事悉付之朕惟優游暮年享安和之
福榮幼孜對曰殿下孝友仁厚天下屬心允稱
皇上付託
上喜顧太監馬雲賜榮幼孜羊酒　次蒼崖戍
上不豫下令大營五軍將士嚴部伍謹哨瞭毋忽
次榆木川
上大漸遺命傳位皇太子
上崩太監馬雲等以六師在遠外秘不發喪密與楊
榮金幼孜議喪事一遵古禮含歛舉載以龍轝所

至御幄朝夕上食如常儀　遺詔赦夏原吉給還

其家

此北伐之三駕也

帝出塞已久尚未抵賊巢而士卒多艱楊榮金幼孜

夙夜私慮奏言虜已遠遁遂獲班師之命而龍

馭上賓矣尹畊曰

二祖之禦北虜緩急不同戰守各異何也

太祖之時北虜初遁邊境未安王保保等盤據於西

土蠻子沙不丁輩覬伺於東方而中山開平之

掃除岐陽潁國之經畧日不暇給良亦勞止矣
太祖知窮寇之難盡兵威之不可不戢也懲和林之
憤抑請將之請實開平之戍城德勝之關按甲
息兵以須邉人之和謹烽燧偵以伺犬羊之隙
此與漢高白登解圍絕口兵士之意同而漢高
失之於驕盛之時得之於圍困之後且秦春之
策宗女就行金繒歲費視此為霄壤也
成祖之時邉土乂安虜亦漸熾兵不可以忘戰將不
可以忘兵

成祖知一勞之永逸犄牛之不可不豫也集諸路之

師興三駕之役窶突冢之膽空漠北之穴張皇

六師以示威招來阿魯以示德此與漢武下詔

復讐鞭撻四夷之意同而漢武不顧海内之虚

耗兼事西南之不急且委任將校李陵敗降二

師覆沒視此爲霄壤也夫

太祖之休息正所以爲今日三駕之資

成祖之三駕正所以成前日休養之績其旨固無不

同也

太祖末年整飭邊兵聯絡布陣若兵調集必十五萬

以上此何意也盖將以有為也

成祖征師至翠微岡謂楊榮等曰東宮歷涉年久政

務已熟還京以政付之朕惟優游暮年此何意

也盖將以少息也於戲弛張文武之道

二祖備之矣

後聖繼嗣值閭閻之困乏則生養以保民當士馬之

盛強則詰戎以警侮具有成憲也夫

洪熙元年復前戶部尚書夏原吉在獄時喪母未

克成服乞賜歸葬終制賜原吉米十石鈔一萬貫
胡椒一百斤命有司治葬事　宣德三年永平及
山西民張簡等自虜中逃歸
上謂戶部曰此皆身陷虜中數年艱苦多矣今獲來
歸可憫也其令充御馬監勇士給衣糧以優之仍
免其原籍之家差役著爲令
上御奉天門召公侯伯五軍都督府諭之曰胡虜每
歲秋高馬肥必擾邊比來　不審何似東北諸
關隘皆在畿內今農務將畢朕將親歷諸關警飭

兵備鄉等整齊士馬以俟　命蹇義夏原吉楊士
奇等各率其職扈從勅附馬都尉袁容都御史顧
佐等居守車駕發京師度潞河駐蹕虹橋召諸將
諭曰朕深居九重豈不自樂但朝夕思念保民故
爲此行今日渡河道路所經皆水潦之後秋田無
穫朕念民艱憫焉於心爾將士敢有一毫侵擾民
者必殺不赦遂命錦衣衛遣官巡察　入薊州境
內
上覽郊原平遠山川明秀田疇刈穫之後頗有遺秉

滯穗

上甚喜歎曰使他處皆若此朕何憂焉　次薊州西之五里文武官吏耆老朝見

上進其州官諭之曰此漢漁陽郡也昔張堪爲政民有樂不可支之歌流聞至今古今人材性不相遠爾曹勉之又進其耆老諭曰今歲斯郡獨豐稔無他虞善訓勵子孫務禮義廉耻之行毋安於溫飽而自棄也衆叩首而退　總兵官覃廣奏和寧王阿魯台遣使來朝貢馬已至宣府命中官王貴馳

往宣府勞之　時兀良哈入寇大寧及寬河

上親擊走之（詳具兀良哈傳中）詔班師　兵科給事中戴弁

奏自山海至薊州守關軍萬人列營二十二所操練之外無他差遣若稍屯種亦可實邊請取勘營所附近荒田斟酌分給且屯且守實為兩便

上嘉納之命戶部同兵部各遣官與都督陳景先經理　四年置鎮守偏頭及鴈門寧武三關總兵官

駐偏頭

按國初建将屯兵首先偏頭以其極邊耳故偏

頭當與宣大較不當與鴈甯較也

陽武侯薛禄至宣府護軍餉于是定開平每歲運粮四萬石自京師至獨石立十一堡每堡屯軍千名各具牛車轉運以六十日達獨石其開平備運官軍則於獨石轉運禄往來督軍防護葢道里險難胡馬出没故耳開平不易守以此　五年春二月比虜寇開平陽武侯禄擊敗之戰于奇黄山斬獲頗多

此護餉之戰也故開平之棄禄持議甚決

城獨石雲州鵰鶚赤城葛峪常峪青邊口大白陽小白陽設隆門關諸處成城設守及前趙川張家口城俱陽武侯祿建議　棄開平洪武二十三年北虜來降者衆詔于潢水北兀良哈之地置朶顏大寧福餘三衛命其酋長為都督使為東北外藩成祖征伐三衛從戰甚力乃徙封寧府移大寧都司營州衛於內地盡以大寧之地與三衛由是宣遼隔絕開平失援虜時出沒餉道艱難至是陽武侯祿上疏極言其狀以為宜棄開平時議難之祿至

京面陳其詳遂徙開平衛于獨石棄地盖三百里

尹畊曰開平元之上都也灤水遶南龍岡亘北盖形勝之地也元人以之肇基

成祖北伐往來由之東路有涼亭沈河賽峰黄崖四驛以接大寧西路有恒州威虜明安隘寧四驛以接獨石尽鎮隱然屏我山後遇有警急則宣遼有首尾之援居常戍防則京師得封殖之固夫國家定鼎北平不患于帶几之無憑而患于肩背之失恃大寧既委三衛開平復移獨石遂

使京師之北僅存藩籬犬豕遊魂籍聲黄内所
關豈細微哉究而論之則屯田便宜于轉輸一
勞可以永利大寧要害于開平易置亦頗非難
夫五原在豐勝之外沙磧之間昔人且猶開渠
營田以規全利何龍岡之沃灤水之潤開平獨
不可田邪又失開平則從背雖空尚有宣府獨
石之固失大寧則左肩全弱宣遼隔絶矣故嘗
爲薛禄計曰開平可田屯田可也不可田則易
置大寧可也夫劉秉忠諸人皆于開平樹藝下

隱則開平無不可田之理開平爲元故都山水明秀壞城郭宮闕而留用其民居以與三衛則三衛亦無不樂從之理二策無不可就也土人稱祿馳驅邊塞悉心經營然祿知謹于封疆之小利而昧于夷夏之大防知懲乎目前之紛擾而滞乎繼世之權變開平孤遠不易守矣而北門单弱之不恤餉道艱難不易致矣而屯田開墾之不求割棄境土三百餘里不之惜矣而易置三衛之不講此所以效成于一時而禍伏于異

恩加于近塞而謀失於遠猷智者窮源不能無慨也

七年春正月虜由段家村入寇偏頭總兵官李謙設伏于黄草洪禽其酋隠克力等置協守大同副總兵官國初以都督方昭鎮東勝稱副總兵至是定為協守　初兵部尚書張本奏甘肅寧夏大同宣府糧餉皆出民力運輸所費浩大近數年來各處邊隅無警田禾豐稔軍士一切用度多以穀粟易換請遣人與總兵鎮守官會議彼處應用布帛

等物戶部差人運去依價收糴每處穀粟或十萬石二三十萬石歲以為常儲為粮餉則民力可省邊儲可充

上令遣官馳驛與各處守將計議以聞至是武安侯鄭亨寧陽侯陳懋都督譚廣劉廣言甘肅寧夏缺綵綿布絹綿花大同宣府缺布絹綿花茶鹽及農器犁鋤等物如運至依時易換為便戶部遂請以折粮綵綿布絹綿花及收買農器支存官茶鹽遣人運送陝西參政陳琰山西參政樊鎮口外

委戶部郎中王良等專理其事從之
按此事今亦宜因邊地有收之時間一行之亦
可積粟
遣兵部侍郎柴車往山東經理屯田時巡按御史
張鼒言大同地平曠所種粟麥有收多爲軍官據
占小民日困乞遣官按視占耕者分與軍民爲便
乃命車及御史一人往理之　九年行在戶部員
外郎羅通奏今運糧赴開平每軍運米一石又當
以騎士護送計人馬資費率以二石七斗致一石

令軍民人等有自願運米至開平中納鹽糧者乞將舊例二斗五升減作一斗五升若商一人納米五百石可當五百軍所運且省行糧二百石從之

瓦剌脫歡攻阿魯台殺之欲領部落人心不服乃立元之後脫脫不花為主居沙漠之北哈剌真等部皆應之　脫歡使臣昂克等朝貢陛辭命指揮康能等送之還并齎勑諭脫歡曰王克紹爾先王之志遣人來朝進馬具見勤誠聞殺阿魯台足見王之克復世讐所云已得玉璽欲獻亦悉王意

然觀前代傳世之久歷年之多皆不繫此王既得之可自留用仍賜脫歡紵絲五十表裏以答其獻云　車駕巡邊幸宣府鎮城　十年始置鎮守監鎗官宣大各二員鴈門關一員駐太原各路仍置分守守備幾遍邊境說者謂三楊論思之失　北虜入寇偏寧由七里溝入指揮江海千戸包讓百戸赤盞勝死之　按

宣廟在位十年巡邊者四故虜不敢窺隙其振揚威武後世莫繼是時宣府爲朝廷北門陽武侯薛

祿都督譚廣相繼守之爲各邊最侍郎劉璉叅謀軍事凡所措畫得邊人心一時君臣之盛如此

正統元年

上命兵部左侍郎柴車叅賛陜西軍務先是虜曹朶兒只伯擁衆入寇鎮番副總兵劉廣往援遇虜而退虜隨逼凉州廣閉門不出虜大掠而去廣奏功徼賞車劾其罔上不法諸事請寘之法又劾奏寧夏守将失律詔各械繫至京下獄朝廷以車入公嚴

執法可當師帥之任故有是命仍以白金文綺賜

之 鎮守平凉等處都御史羅亨信命都督趙安

率岷洮等衛兵巡邉遇虜安與都督蔣貴聽都指

揮安敬議逗留不行亨信至其營責之貴等以芻

粮不繼為解亨信劾貴敬等老師玩寇侵尅軍餉

乞正罪以振軍法

上乃勑兵部尚書王驥廵邉許以便宜行事驥至甘

肅稽閱邉備見荘浪永昌山丹路俱廢烽堠軍無

紀律大會諸將于轅門問先年大軍遇虜畏敵不

畏軍令者誰最甚咸曰都指揮安敬命引出斬之狥於衆曰自今遇敵畏縮者視此三軍股慄因大閱士伍謹斥堠嚴部伍勤訓練利器械軍容肅然虜入甘肅王驥督諸軍禦之　贊理陜西軍務侍郎柴車盡心邊務每糾劾將佐欺玩章前後凡數十上或怵以從患車曰吾敢愛身以誤國乎同事者多躭宴樂忽大計車遂斷酒肉澹泊自處凡燕會皆不與而持論益堅攄理守正每有功賞雖勅下必覆驗而後行設有詐冒必糾正之岷州土官

都指揮石能以家人冒功陞賞車奏罷所陞官能

復請

上宥之車又覆論其不可曰詐冒如能者非一人臣

方次第按覈今宥能如餘人何若無功而得官則

捐軀死敵者何以待之詔嘉車忠誠遣使賜白金

四十两文綺四表裏仍進從二品禄　虜酋阿台

朶兒只伯入寇王驥選精兵二千遣都督蔣貴將

之瀕行戒曰兵精氣鋭遇賊不能勦殺無復相見

貴父子感奮繼遣趙安率兵由東凉州逾白鵶狐

口北抵赤林鐵門諸關爲犄角之勢賁遇虜於石城兒泉破走之驥與太監曾安都督任禮帥馬步出鎮夷關與賁期以狼心山舉火爲號賁襲虜巢穴與任禮等縱兵夾攻于梧桐林擒其驍賊虎都刋等三十餘人復進兵攻野狐川青羊山轉戰二千餘里俘賊男婦二千餘口馬駝畜産不可勝計虜酋率數十騎遠竄尋死　驥以甘州官軍冗濫徒費粮餉不堪用乃選留壯卒二萬五千餘還本衛更番代上於是兵得休息且減轉輸之勞驥遂

還京貴起于行伍之微陞至大將能與部下同甘苦凡出境擣虜衣糧器械皆自賫不後一人臨陣則挺身奮擊子弟士卒如蟻附以死向敵敵皆披靡用是立功惟不知書短於謀畧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能忘己之勢聽人指揮畧不較守河西以功封爲定西伯亦名將也　令大同宣府遼東陝西沿邊空閑田地許官軍戶下人丁儘力耕種免納子粒　三年宣府置巡撫都御史李儀首任儀素持正至鎮行伍肅然　七年以遼東守將數失

機命都御史王翺提督軍務至鎮守將以下庭參翺詰責玩寇之故將斬之再三析衷乃釋於是三軍莫敢不用命踰月行邊自山海關直抵開原高墻垣深濬塹五里爲堡十里爲屯烽燧斥堠珠連棊布千里相望仍簡閱戍卒更其老弱謂邊境不可以法律治凡詞訟無問輕重以布絹穀粟量罪準贖雖人命亦許贖之曰償命無益死者之家財或足以濟其用行之不疑在遼數年措置糧銀馬疋數萬邊用充足器械鮮明八年兀剌順寧王脫

歡死子也先嗣也先同普花可汗遣人貢馬自脫歡殺阿魯台併吞諸部勢寖強盛至也先益橫北邊自此多事矣　十二年羅亨信在宣府上言也先窺伺釁端圖謀入寇宜豫於直北要害增備不然恐貽天患中官王振專國議寢不行　以楊洪爲宣府總兵官洪初破虜阿台於塞下封昌平伯

十四年秋七月北虜寇獨石馬營楊洪之子俊爲獨石馬營守備懼不敢戰乃棄城而遁虜遂陷其營

按天順多事昌平馳驅然而土水之變根於此路之不守由於楊俊之失機　故楊氏有餘誅也

虜寇雲州永寧守備孫剛谷春率兵來援戰不利入城縊死城遂陷剛齊東人春宦官時官軍死義者更九十餘人　先是有二使至虜（通事馬清馬雲）其一人將還時也先作番樂舉宴餞之謂也先曰公等惟識此寧知中國歌唱婦人笙簫細樂之美我他日來乞一班以賜汝也先聞而喜其一人因也先

命其子勸之酒謂也先曰好與中國結親吾歸與
朝廷言償成之也先喜附進馬三疋為儀然二人
實誑之先後歸皆不敢奏也先缺望深怨朝廷乃
欲託他事以挑邊釁至是年例進馬也先遣使則
多報人數以窺朝廷王振怒其詐拘留其使減去
馬價也先益怒合諸部大舉及陷獨石勢益急王
振擅命跋扈歲久至此不復與大臣議挾
天子親征廷臣大小上章論利害懇留不從次日即
行扈從臣僚皆忙迫失措人情洶洶駕出居庸關

連日風雨至宣府會暮有黑雲如繖罩其營雷雨
大作人馬滿營皆驚隨駕大臣連疏請還宮振益
怒俱令畧各陣吏部郎中李賢與三五御史約謂今
天子蒙塵六軍喪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
力執振捽其首於
上前數其誤國罪而遣將率師往救大同而後駕可回
也欲謀於張輔不得間而止至大同振欲出塞未
已會偏將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出禦全軍皆
覆沒車駕幸王振故宅鎮守中官郭敬密言於振

車駕勢决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下令旋師至
晚雷雨瀟瀟又連日皆雷雨大同副總兵郭登請
於學士曹鼐張益謂車駕宜從紫荊關入可以避
虜鼐益入奏既而令下入紫荊人情大安行四十
里忽折而東盖振聞輜重被虜所遊乃麾軍復由
故道耳遂遣張輔率兵五萬迎虜冒入鷂兒嶺爲
虜擊死車駕至狼山土墓日尚未晡去懷來城二
十里欲入保懷來振輜重千餘輛尚在後未至駐
土墓以待之駙馬都尉井源成國公朱勇復前敗

身師居喪營中將領不識地利遠絶水路人馬饑渴掘井深二丈無泉虜四面薄擊兵士爭先奔走行列大亂勢不能止

上與親兵乘馬突圍不得出虜擁以去扈從臣僚死者尚書鄺埜王佐曹鼐及行人司司正尹昌行人羅如墉等百餘人虜獲輜重無筭自謂出望外

按英公歷事四朝爲元老上將自王振盜權專橫與三楊皆避禍不以國家安危自任后於

泉太后請誅之由是國命皆歸於振已巳親征心知

不可而從之出不免於難若早與三楊謀而去
振則禍不待避節不須折何至臨老身膏草野
乎
又按王振山西大同人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
乏功績者審有子嗣願自凈身令入宮中訓女
官輩時有十餘人後獨王振官至太監世莫知
其由教職也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言無不從正統初
太皇太后張氏同聽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君輔

謂凡朝廷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
明為本朝之極盛振每承命至文淵閣二公與
之言振必立受自
聖母上僊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溥
惟一人當事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奮
於是内閣之柄悉為振所據生殺與奪盡在其
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輔已者舉朝皆
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
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蔣自東横行詣門逕見

都御史陳鎰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駕在歩稍緩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趍而東性
中遇之問曰
上在邪二人曰王太監也性中既見乃是索遼東地
圖言畢性中遽出圖乃
成祖朝所畫久藏兵科後來圖籍堆壓其上甚多尋
之數日方得送去不知其何用也後有御史因
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捶楚幾死發極邊
充軍振之作威如此

也先奉

上居伯顏帖木兒也先弟營報至京師大震

皇太后遣使齎黃金珠玉叚疋等物詣也先營請還

車駕命郕王權總萬幾於午門南面見百官啓事

施行詔立皇長子見深爲皇太子時年二歲仍命

郕王爲輔代總國政撫安天下九卿科道交章劾

王振擅權誤國之罪郕王諭以朝廷自有處置百

官言振罪惡滔天傾危宗社今日若不速正典刑

何以慰安人心因慟哭聲徹中外王起入內衆隨

擁入太監金英傳令旨且退衆奮欲捽英英懼復傳旨言籍沒王振等家英脫身入錦衣衛指揮馬順從旁叱各官且去給事中王竑憤起捽順首曰順平昔助振爲惡禍延生靈衆爭毆蹴踏頃刻而斃血流庭中復索振所親信長隨王毛二人亦毆殺之都御史陳鎰奉令旨籍振宅并其黨執振姪錦衣衛指揮王山至反接跽於庭衆共唾罵諠譁班行雜亂無復朝儀王亦疑懼屢起欲退還宮兵部侍郎于謙直前扶掖勸止之且請降令旨馬順

罪惡應死勿論獎諭百官各歸莅事磔王山于市

族屬無少長皆斬

皇太后命以于謙爲兵部尚書治兵備虜以各營精

銳盡沒軍資器械亡失一空乃議奏遣官分投招

募武士舍餘義勇及起倩民兵替出緣河漕軍赴

京訓練移文工部督內外局廠晝夜併工造修戰

具近京城鎮戍所在各戒嚴　甲戌虜擁

上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賂至即歸駕都督郭登閉

門不納上城謝曰賴宗廟社稷神靈天下有君矣

上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曰臣奉命守城不敢擅啓閉隨侍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於是廣寧伯劉安孫祥霍瑄等括公私金銀共萬餘兩出迎駕既獻虜終不應竟擁駕去初謀刼營奪駕選壯士七十餘人與之盟激以忠義約事成高爵厚賞士皆奮躍用命會有以危言沮者既淹又虜驚擾而去也先屢欲謀害

上一夜忽大雷雨震死也先所乘馬由是恐怖益加敬禮錦衣校尉袁彬爲虜所掠得侍

上左右頗知書識字百凡警敏又有哈銘者先隨使
臣吳良羈留在虜至是同侍駕留虜庭維持調護
二人之力居多又有衛士沙狐狸者在虜中汲水
取薪備及勞苦也先問之亦善於應對云
皇太后詔皇太子幼冲未能踐祚郕王年長宜早正
大位以安國家於是群臣勸進擇日登極
上在虜營也先遣使來言欲送
上還京師使回以金百兩銀二百兩綵段二百疋賜
也先也乃復遣使致書辭甚悖慢于譙曰虜賊忝

道氣㴽志得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可不預爲討
京師九門宜令都督孫鏜衛穎等統領軍士出城
守護列營操練以振軍威選給事中御史如王竑
輩分投巡視勿致踈虞徙郭外居民於城内隨地
安插毋爲虜所掠棄東勝國初置東勝諸衛然多
事草創什伍虛耗至是虜寇擁逼詔徙諸衛内地
遂棄東勝

此我朝不復四郡之實也愚嘗論之有二失焉
洪熙宣德之間玩常而不忌其變景泰天順之

際守近而不謀其遠由是偏頭隣于犬羊而全
晋以北单矣豈惟全晋五原雲中趙武靈所欲
下甲咸陽者也此而不守則右臂斷全陝危矣
可惜甚哉少保公極力於獨石而不注懷于東
勝其意何也
也先以送駕爲名與可汗脫脫不花入冦紫荊關
京師戒嚴先是太監喜寧者胡種也少給事掖庭
性恵黠得
上皇心及北狩寧隨之降于也先盡以中國虛實告

之爲彼嚮導虜破紫荊關入殺指揮韓清等都御
史孫祥走死朝野洶洶人無固志太監金英召廷
臣問計侍講徐珵自以爲通曉天文倡言上古天
象京師必不可守必須南遷語瑣瑣不已英叱之
令人扶出鄉進士吳綱長洲人上勤王急務疏曰虜
勢猖獗非有他求子女金帛而已未必不欲效金人以
汴宋待我也我國家富強固非宋比然求其人如
种師道李綱亦未多見乞遴選武臣授以方畧俾
其深入乃奮擊之及勅邊將勤兵內向邀其歸路

詔有倡爲和議緩於武備且請南遷以圖偷安者即爲奸臣宜即加誅以爲衆戒

上可其才擢爲御史明日于謙上疏言京師天下根本宗廟社稷咸在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之事可鑒矣太監金英宣言於衆曰有以遷都爲言者必誅之乃出榜曉諭固守之議始決虜焚長陵獻陵景陵喜寧嗾也先遣使議和索大臣出迎駕衆知其詐以通政司參議王復爲禮部侍郎中書舍人趙榮爲鴻臚寺卿出朝

上召也先也先謂爾等皆小官可令胡濙王直于
謙石亨楊善等來復辭歸
上皇諭二人曰彼無善意爾等宜急去二人方回而
虜復縱騎四匹剽掠攻城益急先是都督石亨協
守大同坐不救駕下吏或言亨勇略者
上出之於獄以為大将命于謙總督軍務亨議欲盡
閉九門堅壁待虜謙不聽未幾也先入關長驅直
前謙與亨分軍德勝安定二門外亨衆雖新集號
令嚴明虜先至者四散前突堅不為動虜知有備

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謙促亨與戰亨挺刀单
馬進獨殺數十人從子指揮彪持斧率諸親信子
弟從之諸軍由是歡呼踴躍聲震天地虜却而西
亨追至城西復戰虜復却而南亨命彪率精兵千
人至彰義門虜見彪軍少易而逼之亨統大軍邀
乘之謙畫諜知虜移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礮擊其
壘虜死礮下者萬計潰而南奔是時分守各門諸
将都督孫鏜衛穎范廣張義雷通各率兵追之足
三月遇於清風店時朝廷又召宣府遼東兵入援

募將士能擒也先者封國公子萬金虜懼將由紫荆倒馬關北出虜官軍後躡弗利亨令諜者給虜謂亨未至在陣者假亨名耳虜信之率衆來攻亨領彪與精銳數十騎奔擊大呼直貫虜陣刀斧齊下殺虜數百人虜知其爲亨也驚駭潰亂自相蹂踐官軍乘之復斬首無筭積屍十數里也先潛從數騎夜遁走所掠羊馬貨物棄遺如丘陵虜號而奔蹶枕藉得歸者纔十之二三脫脫不花聞之亦北遁

崆峒李副使夢陽石將軍戰場歌曰清風店南逢父老告我已巳年間事店北猶存古戰場遺鏃尚帶勤王字憶昔蒙塵實慘怛反覆勢如風雨至紫荊關頭晝吹角殺氣軍聲滿幽朔胡兒飲馬彰義門烽火夜照燕山雲內有于尚書外有石將軍石家官軍若雷電天清野曠來酣戰朝廷既失紫荊關吾民豈保清風店牽爺負子無處逃哭聲震天風怒號兒女牀頭伏鼓角野人屋上看旌旄將軍此時挺戈出殺胡不異草

與髙追比歸來血染刀白日不動蒼天髙萬里
煙塵一劍掃父子英雄古來少天生李晟爲社
稷周之方叔今元老单于痛哭倒馬關羯奴半
死飛狐道處處歡聲操鼓旗家家牛酒勞王師
休誇漢室嫖姚將豈說唐朝郭子儀沉吟此事
六十春此地經過淚滿巾黃雲落日枯骨白沙
礫慘淡愁行人行人來折戰場柳下馬坐望居
庸口却憶千官迎駕初千乘萬騎下皇都乾坤
得見中興

主日月重開再造圖梟雄不數雲臺將石家善戰天下無嗚呼石家今已無安得再生此輩西備胡華宗潡巳巳北征詩曰曉日都城動鼓鼙五雲高捧六龍飛虜邦負固當聲罪戎幄興師未決機車駕北巡沙漠杳兵戈南隔信音稀聖朝威德非炎宋不必胡塵涴衮衣其一黃沙白草路漫漫蹀血轅門戰未殘部落風霜兵騎勇行宮雨雪翠華寒五朝臣庶懷忠憤萬國山河望治安寄語狮裘須讋服承恩來受漢衣冠其二萬乘如

雲擁陣圖關城笳鼓應山呼本期突厥歸唐室

誰信單于襲漢衍戰士忘身皆效死元戎討賊

尚鑾孤

皇明踐祚天威夸擒虜何當一獻俘

也先復以

上皇北去也先出居庸伯顏帖木兒營

上皇出紫荊關連日雨雪上下艱難遇險則袁彬執

控哈銘隨之既入虜境也先來見宰馬披刀割肉

燎以進云勿憂終當送還食訖辭去　脫脫不花

遣使來獻馬議和

朝廷郄之胡濙王直言不花也先君臣素不睦宜受

其獻以間之

上從其言使人入見賜衣服酒饌金帛視常年有加

初報也先逼朱謙於關子口又明日報追石亨

於鴈門關言者謂宜急發京軍往援于謙料虜不

能持久奏上方畧容援朱謙等仍令各營設伏兵

為遥援先聲待報虜果出境

按自土木陷

駕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事情百出讓擒兵部先事預
防折衝制變京師復安者讓之力也可謂不動
聲色而措天下于太山者矣
初邊城多陷守府孤危朝議復召宣府總兵官入
衛京師人心皇皇或欲遂棄其城衆紛然就道都
御史羅亨信不可伏劒坐當門拒之下令曰敢有
出城者首斬之衆始定城中老稚懽呼曰吾屬生
矣因設策捍禦督將士誓死以守虜知有備不敢
攻賴以保全亨信之力也　初先府總兵楊洪生

長在邊起于行伍歷陞都督掛印紀律頗嚴士卒用命爲人機警有權畧兵行出詭道善于刼營自宣德以後虜人與中國和好未常大舉擾邊或有出臘行刼者多不過百餘騎少則數十騎而已洪每出其不意搗其虛取勝虜人畏之呼爲楊王至巳巳也先大入、經宣府洪莫知爲計閉門不出朝廷聞逮洪係獄至是釋之使自効洪乃與孫鏜萬廣等擊餘虜于涿州等處至固安大捷捕虜阿歸等四十八人斬首四百餘級邀還俘掠人萬計

按虜犯統幕洪能自後衝之必無是敗洪竟不顧

英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及虜逼都城始與遼東守將曹義被召同赴　闕適虜退終不能挫賊鋒

朝廷念其宿將與石亨偕受賜賞爵洪昌平侯亨武清侯亨既敗虜虜名動四方後虜衆見邊人必稱曰石爺爺洪子俊以會喜寧功進秩都督攻東路叅將巡哨懷來擅調示寧官軍于懷來守備示寧西城門砌塞于譙劾其方命專擅作

威福詔宥不問又以私怒杖殺都指揮陶忠洪懼禍奏取俊還京隨營操練既至讞併劾其獨石棄城喪師懷私捶死邉將之罪請并誅俊無以示戒將來兵科給事中葉盛等亦劾之于是逮繫法司議罪斬于市

又按初

文皇時有皇甫仲和者精天文推步之學與袁忠徹俱從親征至漠北不見虜至

上意疑欲還師召仲和占之曰今日未申間虜至自

東南方王師始却終必勝召忠徹問之皆如仲
和言
上怒二人朋欺戒之曰虜今日不至皆死伺之日中
復召二人〻〻對如初頃之虜大至
上登高望之東南我師已却總兵譚廣率精兵擧牌
斫其馬足虜敗去至是己巳仲和老矣大學士
曹鼐與隣居以親征事謀之曰胡王兩尚書率
百官諫可止乎仲和曰不能止也紫微垣諸星
皆動矣以老夫計之當先治內而後行今已有

古某監國某從仲和曰不如立儲君曰東宮尚幼仲和曰恐終不免于患及虜逼城下城中人皆哭仲和登髙望謂家人曰雲頭不向南乎大將氣至虜將還矣明日楊洪等入援虜遂遁觀是雖其術之神妙亦可見國家安危胡虜盛衰自有定數非人力所能爲但在君相則不可言命耳内脩外攘人定勝天強爲善而已

初喜寧既道也先入關復媒六七大臣議和索金帛以萬萬計禮部使往問于謙謙曰今日止知有

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七日竟不議和而虜自退初議者欲焼通州倉以絶虜望于謙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耶傳示城中有力者悉取之数日粟盡入城矣人謂謙材過李綱謙謝之不敢當

大同叅将許貴奏欲與虜和暫爾休兵俟人馬強壯容定討伐之計下其議于謙駁之謂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賫金帛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窮廬虜騎已至於關口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也中國與寇有不

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且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違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為虜強難制姑謀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冊之衆累被宋兵挫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微欽北狩中國名將韓岳之輩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主和則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復輸歲帛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屈己從虜含垢忍恥冀免其侵

然而國勢隳矣無救成敗援古証今和議之不足
恃也明矣莫若選將練兵養威蓄銳賊若來侵則
相機而往勦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復有
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訓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
臣等當盡死効力而雪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
或皇天厭亂
列聖有靈黠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我亦不
拒絕量與賞賜遣回若欲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
好則示彼以弱適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也